

● 『家族记忆』 第1辑

家族的所有往事  
都将永久存留于亲人的脑海中  
并在岁月的深处闪光

# 远去的 面孔和背影

《花城》杂志 主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歌 陈希我 赵荔红 刁斗 北岛 沙泊 著

1444705

九江学院图书馆



1499246

● “家族记忆” 第1辑

# 远去的面孔和背影

《花城》杂志 主编

不外借

1267/  
25651

九江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远去的面孔和背影 / 《花城》杂志社主编. -- 广州:  
花城出版社, 2011. 8  
(家族记忆. 第1辑)  
ISBN 978-7-5360-6276-4

I. ①远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6108号

丛书策划: 田 瑛 朱燕玲  
责任编辑: 李倩倩 许泽红  
技术编辑: 易 平  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 
印 张 6.75  
字 数 160,000 字  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0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编者的话

“家族记忆”是《花城》杂志2010年新推出的栏目，它隶属非虚构范畴，完全取材于真人真事；又立足于文学读本，注重情节及细节的描写。“家族记忆”的作品，既有名家的家族往事，又有普通人的亲情故事。作者不再附身于文字中，而是直接成为作品中的主角之一，袒露真情，反映远去时代的社会现实，挑起同辈人的集体记忆，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因此，该栏目一经推出就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热烈反响，好评如潮。

《花城》杂志由此主编“家族记忆”丛书，将一年六期的六篇作品结集精编出版。今年将隆重推出第一辑——《远去的面孔和背影》。作品均是精品，或是作者的成长记忆，或是他们的家族往事。体裁没有限制，思想不做束缚。

开篇是著名作家荆歌的《父亲·母子对话》，文中作者回忆自己与父母一些难以用言语尽诉的往事，以一种冷静的口吻，深入挖掘，赤裸裸地

揭开内心的隐秘和伤痛。对人性的揭示，对亲人的叙述，不掩饰、不美化。当年欲说还休的事情，今日已时过境迁，可以诉诸文字。即使再坚硬冷漠的人，在家族、亲人面前也会撕开面具，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。北岛的《父亲》、刁斗的《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》等力作，也都各具特色，不拘一格。当年纯粹真诚的情感与当下不断变化的世道人心形成强烈对比。

六个故事，六个回忆是对已远去的面孔和背影的缅怀、追忆及思念；是作者对旧时生活的一次整理、总结；也是对当下现实的省思。当时年幼的记忆与今日已成熟的思想产生碰撞，又有了新的阐释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生动的文章，配以多幅珍贵的老照片，带我们回到被时光遗忘的过去。生命和记忆不会随着肉身的消失而了无痕迹，家族的所有往事，都将以文字和图像的方式存留在亲人的脑海中，并在岁月的深处闪光，成为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印证。

《花城》编辑部

## 目录

- 父亲·母子对话 荆 歌 1
- 关于母亲，我说不清 陈希我 55
- 芳香年代 赵荔红 73
-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 刁 斗 109
- 父亲 北 岛 135
- 风花雪月“2·30” 沙 泊 161

# 父亲·母子对话

荆 歌



我和父亲母亲

## 父 亲

—

我的父亲临死的时候，一定是那口气咽得太困难了，他的脸，痛苦地扭曲，并且紧缩起来。我瞪大眼睛，看着他的脸突然缩小、起皱，最后全部被皱纹淹没。我觉得，他死的时候，脸就像一枚核桃。

我把这个印象对我父亲的一位学生说了。在我父亲病重期间，她多次前来探望。在我们家的老影集里，这个父亲的女学生，有很多张笑容灿烂的照片。她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。显然，她做父亲学生的时候，很受父亲的喜爱。我知道，父亲

在他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，特别宠爱的女学生，前后总共有5到6位吧。但是似乎只有这位，在父亲生病之后，是经常来看望的。为此，母亲还抱怨过，她说，那些学生，都是没良心的。“你看看，他对她们那么好，可她们呢，他要死了都不晓得来看看！”

我7岁那年，“文革”开始。父亲当时是一所农技校的校长，加上他成分不好（我的爷爷是地主，解放前被镇压了。我的奶奶也被评上地主），所以造反派把他定为“地富反坏右”，要开批斗大会批斗他。父亲得到消息，参加大会的人数，将在千人以上。而这些人中，将有他的部下、同事、学生，以及他宠爱的女学生。而作为主角的他，届时将在脖子里挂上一块很大的牌子，站到台上，低头认罪。牌子上将写上“牛鬼蛇神荆莲辰”。其中“荆莲辰”三个字，将被打上红叉。

父亲感到恐惧。当夜，他就自杀了。他用一把镰刀，割了自己的脖子。那个本该在第二天挂批斗牌子的部位，被他自己割了一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

不过他没有死。也许是镰刀使用不顺手，也许是自己手软。他一定是割得还不够深。他啜当倒地之后，母亲立刻发现了。她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，曾在苏州医学院附属卫校当了几年教师，所以对于急救她并不外行。她施救得法，及时止血，及时把父亲送到地区医院，保住了父亲的命。

那几天，父母亲住在地区医院的日子，我和哥哥，就由父亲的几位女学生照顾。

我记得，晚上，我就睡在父母的大床上，一位大眼睛的女学生陪我睡。



就闻到了很浓的血腥味。那是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气味。就像铁锈的味道一样。这股气味，在我们家屋子里，数日都没有散去。陪我睡觉的女学生，她的鼻子里，一定也闻到了血腥气，并且感到很不舒服。她就买了几盘蚊香来，一直点着。蚊香的气味，在屋子里弥漫开来，血腥气果然就不太闻得到了。

我睡在父亲的女学生边上，感到一切都柔软极了。今天想起来，她那时不过十七八岁吧。她的眼睛大而清澈。奇怪的是，后来，我竟然无法确定，在我们家的老影集里，究竟哪一个才是她。我知道她肯定是其中的某一个。在我们家的老影集里，肯定有她的照片。那么，哪一个才是她呢？我曾经几次想问一问母亲。但是，终究未能说出口。“妈妈，哪一个是陪我睡觉的阿姨？”我能这样问母亲吗？

那几天，好像一共是五六天吧，大眼睛的女学生天天晚上陪我睡。父母的大床靠墙安放，我睡在里床，她睡外床。

等我父亲出院回家，大眼睛的女学生仿佛就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。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她到哪里去了呢？如果她还继续在农技校读书，那我一定会再次见到她。也许，她正巧毕业了，或者就是因为“文革”停课，她回自己家去了。有些人，只在你的生活中闪电或朝露一样一闪现，就从此永远地消逝了，不复再来。只在你的回忆中留下绵长而深刻的记忆。

直至以后，也许她在某一天，又曾出现在我面前。但是，我没有认出她来。而她如果对我说：“你7岁的时候，我陪你睡过觉。”我就不至于一辈子都在迷茫的记忆中迷茫。但是她没说。她不说，她就永远地在我的世界里藏匿了，消逝了。

如果她说了，我当时一定会脸红。也许，她也是红着脸说，羞涩地提起。



父亲和他的女学生

有些东西，真的是不可打捞的。

在我家的老影集里，还有一张美好的照片。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，他背着一架手风琴。而在他身旁，则是一位美丽的女学生。她穿着裙子，扎着双辫。两个人都打着赤脚。面对照片，我似乎能感受到春天泥土的温暖。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芬芳。一切都那么青春，那么单纯。照片上注明的时间是1960年5月26日。那时候我刚出生一个多月。在一片桑田的旁边，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，令照片中的两个人神情如此欢快而美好？除了父亲的琴声，我还仿佛听到了

漂亮的女学生娓娓动听的歌声。从小到大，每次翻看到这张照片，我的内心，都涌上一股无比美好的感觉。

2007年的某一天，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来，称我为“胖胖”。这个称呼，是从遥远而隐秘的角落里传来。原来，是父亲四十年前的一批学生，要在翌日举行同学会。他们多方打听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。电话那头的姚姓阿姨说，四十年过去了，他们这还是第一次搞同学会。同学会上，不可能请到他们所爱戴的老师荆莲辰了，而他们是多么地想念他。他们决

定，邀请我参加他们追忆逝水年华的聚会。他们想从我的身上，找到一点他们老师的影子，重温一下过去岁月的浪漫和伤感。对于这样的请求，我真的难以拒绝。

我在2007年10月13日的博客上这样写道：“明天，我能见到照片上伴着父亲手风琴唱歌的女学生吗？但愿她的容貌不至于变得我完全无法辨认。”

第二天，我去吴都大酒店参加他们的同学聚会。他们几乎是把我当成我的父亲，对我友好亲热得不行，纷纷过来拉着我不松手。我取出照片，问他们上面的这个阿姨来了没有。许多人看了，说并不认识她。照片摄于1960年（我出生的那年），她比他们要高几届。后来还是朱叔叔认出了这个学生，说她名叫沈湘云，结婚不久，就患肺结核去世了。肺结核吗？潮红的脸，敏感而多思的内心，林黛玉……

我打捞到了什么呢？那一天我是多么的伤感和怅惘！

我的父亲死了。他在死的时候，脸孔收缩，就像一枚核桃。我把这个印象对经常前来探望的阿姨（唯一经常来探望父亲的女学生）说了。结果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外面都在传说，说我的父亲，死了之后变成了一颗核桃。

## 二

我一直都不能知道，对于父亲那么地喜爱某些个女学生，母亲是不是也会吃醋。

父亲除了龅牙，基本上算是长得英俊。当然这是指他年轻的时候。在我印象中，45岁以后，他的长相，就不太好了。他又老又瘦。他的脸部皮肤下，基本没有什么脂肪。只是一张皮，一张又薄、又干、又偏黑的面皮，而且多皱。我的外祖

父，曾经将父亲的脸色，归咎于父亲的一种特殊锻炼方式，那就是一年四季用冷水洗脸。即使是屋檐挂下来一两尺长的冰凌的日子，父亲也是用冷水洗脸。他这样做，为的是让自己不容易感冒。我的外祖父说：“冷水把他的脸皮冻坏了！”我的父亲，称得上是一个对体育锻炼有一股狂热劲的人。他除了上述长年洗冷水脸的习惯，还坚持长跑。他每天要跑一个小时，天刚有点麻麻亮，就起床了。他从不睡懒觉。雨天，他就在走廊里跑。此外，乒乓球、篮球、羽毛球也是他的爱好。

甚至有一阵，大约是1973年吧，他迷上了玩玻璃弹子。父亲生于1930年，彼时40出头。他竟然一有空就挤在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堆里（其中有我和哥哥，还有几个父亲喜爱的女学生），趴在地上，玩得忘情。我们的玩法是：在泥地上挖3个凹陷的小坑，坑与坑之间的距离大约3米。多方参战，各自为政，自己的弹子进洞之后，就有权弹击其他人的弹子。如果击中，就可以吃掉，归己所有。这是一项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，所以人人都认真投入，包括父亲。父亲的认真劲，一点都不亚于孩子们。争吵因此也就难免经常发生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亲手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小布袋，口部可以扎紧，他用它来装玻璃弹子。由此也可见他对此项活动的重视。

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与父亲如此亲近、也较为平等的岁月。它是那么短暂，那么遥远，然而又是那么清晰。每当他弹中了别人，将别人的玻璃弹子收归己有时，他开怀大笑，龇牙显露无遗。

我说了，父亲年轻时，是算得上英俊的。翻看老照片，照片上的他，或是在女学生边上拉着手风琴，或是穿着球衣，球衣上写着“中国钟声”四个大字，脖子上挂着铜质奖牌，或者就是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端坐在镜头前拍摄标准像，他看上去

是那么精神、健康、端正、自信。他还有一副好身材，挺拔，上身呈倒三角，肌肉漂亮，臀部不大不小。我认为自己的长相，基本像父亲。但是说实话，我更愿意像母亲。我经常听人说，女儿要像父亲，儿子要像母亲，这样才会福气好。我希望自己福气好。谁不想自己福气好呢？中国的印刷品里，单独使用最多的一个字，就是“福”了。它几乎张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上。什么是福？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。通常的标准是：健康长寿、富贵显赫、子孙满堂而且孝顺，等等。而对于福，我的理解是，要自由，精神和肉体都自由；要少受磨难，要更多的条件（并不一定是物质的）享受生活的快乐和愉悦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是一个有福之人。因此反推，我的长相，应该更多与母亲相像才合乎人生与命运的逻辑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。他从20岁开始，到57岁去世，当了30多年教师。他很喜欢漂亮的女学生，这是他留给我很深刻的的一个印象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一张张女学生漂亮的脸，始终清晰而生动地悬浮着。父亲的审美观很好，他喜欢，因此她们也和他非常亲近的女学生，的确都是一些最好看的女生。他与她们的交往，大大多于普通的学生。绝对不限于课内和校内。他在她们面前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他就像孩子一样和她们交往，或者说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。不管是在我自己，还是在外人看来，父亲对待她们，都远比我好。他对别人的孩子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，这是什么精神？

她们经常到我家来玩，当然不是来和我玩，而是和我的父亲。而母亲，也总是参与在其中的。她包馄饨给她们吃。母亲包馄饨的手艺出类拔萃。自己剁馅，自己和面，再用擀面杖把面团滚压得又薄又韧。她包出来的馄饨，像花朵一样妖娆。馄饨汤也总是异常讲究。不是用鸡汤，就是用骨头汤。每当有父

亲的女学生（需要说明的是，父亲的女学生，通常也同时是母亲的女学生。那么多年来，父母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工作）到家里来，我托她们的福，也能享用到母亲精心制作的馄饨。吃着美味的馄饨，我当然有点高兴。但同时，内心却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这种滋味很怪。有一次，我吃着吃着，发现自己的眼泪淌下来了。它滴进碗里，将汤面上的油花溅得摇曳起来。

每当有女学生到家里来玩，或是跟父亲嘻嘻哈哈聊天，或是伴着父亲的手风琴唱歌，母亲都默默地接受，不太说话。我不知道，她的心里，是不是也曾经泛起嫉妒的涟漪呢？我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。那些女学生，通常是活泼可爱型的。她们快乐地吃着我们家的东西，有时候，也掏出她们口袋里的零食，比方小梅饼（用甘草等原料压制成银元形状），还有盐金枣（细小颗粒的蜜饯，被我们称作“老鼠屎”），等等。她们总是掰一小块，或者拈几小颗，送进我父亲的嘴里。接着，她们再掰一小块，或者拈几小颗，送进我母亲的嘴里。她们从不给我吃。

父亲的快乐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那么母亲呢？我无法洞悉她的内心。

我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他没有女儿，他喜欢女孩子。”她指的是父亲。她这样来理解他对女学生的喜爱。她如此的善良，也如此的高明。

### 三

父母亲的感情到底如何，我还真不太好评价。年轻的时候，婚姻最初的那一段日子，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。他们当然会彼此思念。但是，我至今也未见到过一封他们的情书。如今他们都已不在人世，他们的遗物中，也没有一封情书。我只保留着一封父亲 1980 年写给母亲的信。当时，他在某个地方暑假疗养。

在婚姻最初的岁月里，他们不可能不彼此思念。他们需要对方，当然包括对方的身体。但是，他们天各一方，很少能够见面。即使见面，也是来去匆匆。



也许对于父亲来说，他生 我的父亲母亲

活的全部，就是桃源农中，那所处在穷乡僻壤然而生机勃勃的学校。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，他们年轻、健康，他们中，不乏美丽青春的少女。这样一个封闭然而生机盎然的集体，一定是大大减弱了父亲对他年轻妻子原本应有的思念和牵挂。

而母亲，则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独自抚养着我。她的无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她终于决定放弃苏州城里的工作，调到吴江来，与父亲团聚。

而这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也开始了。

针对父亲的批判和冲击，扑面而来，不断升级。先是大字报，贴到了住宅外面的墙上，接着，家门被刷上了标语。再接着，是野蛮的抄家。最后，因为要挂牌开批斗大会，父亲用镰

刀割了脖子。

本来也许会有团聚的欢笑和幸福，被眼泪和恐惧所取代。

因此在我的记忆中，父母亲是很少有欢笑的。他们夫妇间，似乎从来都没有过轻松愉快的交谈。我从未看见他们有任何亲昵的举动。拉手、拥抱、亲吻、相视而笑，这些全都没有。他们不多的交谈，永远都是严肃的、沉闷的。以至长期以来，我以为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当我有一天，懂得了我是从何而来时，我非常惊愕。我无法想象，我的父母亲，是如何将我制造出来。他们会在床上做爱吗？这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想象。甜蜜和快乐，似乎从来都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只是和苦难相伴。愁眉苦脸和相顾无言，才是他们的生活常态。

只有在有学生上门的时候，家庭里才奢侈地出现欢乐轻松的气氛。这时候的父母亲，眉头舒展了，说话也变得爽朗起来了。许多时候，我是看不见父亲大笑的。他的笑声，总是从很远的学校办公室那边传过来。因为那么多年中，我们家都是住教师宿舍。在学校的某一隅，我偶然能听到远处父亲的笑声。风把他大笑的声音送过来，那么爽朗，那么由衷的快乐，仿佛发出这笑声的人，从未经历过苦难，从未有过挫折和悲伤。它是父亲的笑声吗？是的，我从未怀疑。只不过，这笑声，不属于家庭，我从未能亲见。它只在校园里发出，在我目力不及的办公室里，凭借着风，传送到我的耳朵里。那是另一个父亲，是身为教师、教导主任和副校长的父亲，而不是家庭里的父亲。

这么多年来，父母亲基本没有打过架。唯一的一次肢体冲突，是发生在我13岁那年。我记得，先是父亲狂怒地扯断了他们房间里的电灯拉线开关，接着，听到母亲的大哭。她一边哭，一边说：“我又不是你的保姆，要被你打啊?!”

今天，她的哭声犹在耳畔。





那一次，父亲真的是打了母亲吗？后来，据母亲说，他是踢了她一脚。踢在什么部位，母亲撩起裤管，给我看她的小腿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受伤的痕迹。所以我一直无法确定父亲到底是否真的踢了她一脚。然而当时父亲的暴怒我是亲眼所见。他为什么要那么愤怒？其实这不重要。因为对我来说，他狮子一样狂吼的样子，实在是屡见不鲜。他对两个儿子，总是那么凶。在他的身体里，有足够多的愤怒，可以随时，并且是无穷尽地向他的儿子发泄。打骂儿子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他很少对母亲发怒。

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怕母亲，或者说他对母亲有多温柔。在家庭中，他始终都是主导，是绝对的权威。他不愿意管的事情，谁都别指望他管；而他所做的种种决定，又是谁都不能改变的，甚至是谁都不敢试图去改变的。

母亲基本上是逆来顺受的。父亲很少对她发脾气的原因，我想也正是她的沉默和不反抗。她很少和他争吵。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；他干什么都是正确的。当然他事实上并不干什么。回到家，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一个人泡一杯茶，坐在那里，或看书，或读报，或跟着小收音机学英语。他不理睬任何人，仿佛除了他，家里就不再有其他人。仿佛他是穿上了一件与世隔绝的外套。母亲从来不去打扰他，她默默地做着家务，管理我们两兄弟，吩咐我们做这做那。我和哥哥，生炉子的生炉子，去河边拎水的拎水。我们母子三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。

另一个原因，我认为，父亲内心的厌恶和愤恨，常常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发泄得差不多了，很畅快，他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，语言恶毒，出手够狠，他已经没有必要再和母亲发生冲突了。只有偶尔，他打骂我们犹酣之时，母亲轻微地表示出了一